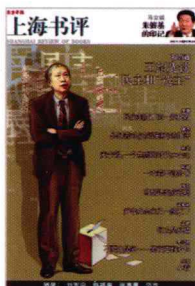


何止是风情

SHANGHAI REVIEW OF BOOKS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



何止是风情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何止是风情 /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11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16)
ISBN 978-7-5458-0309-9

I. ①何… II. ①东…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02273号

责任编辑 李佳怿 马 睿

特约编辑 华 慧

技术编辑 丁 多

何止是风情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58-0309-9 / I · 111

定 价 20.00元

何止是风情

《上海书评》第16辑

访谈 & 口述

- | | | |
|-----|----------------|-----|
| 003 | 黄育海谈民营出版 | 舒 萍 |
| 009 | 王绍光谈民主和“选主” | 石剑峰 |
| 016 | 朱维铮谈五经西译与儒经之形成 | 盛 韵 |
| 022 | 王学泰谈黑社会 | 黄晓峰 |

特稿 & 书评

- | | | |
|-----|------------------|-----|
| 031 |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二十二) | 林 达 |
| 037 | 统治者何以害怕老百姓结社 | 王学泰 |
| 042 | 写在《张东荪传》边上 | 高山杉 |
| 049 | 秘密知识和粉红电影 | 小 白 |
| 054 | 被“伍德斯托克”制造 | 黄昱宁 |
| 060 | 看所有者太多如何造成困局 | 王则柯 |
| 068 | 藏在一只猫背后的人生哲学 | 王尔山 |
| 072 | 茶花女的“中国姐妹” | 季剑青 |
| 078 |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二十三) | 林 达 |

084	民主制度下的一党执政	梁捷
090	朱镕基的印记	马立诚
096	任铭善对《论语集释》的批评	傅杰
104	一本看不得的书	韩起
109	当翻译变成喜剧	张治
116	并非业余主义一统天下	汤哲明
122	何止是风情	孟晖
126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二十四)	林达
132	关于土改的非主流叙事	徐进
138	清代江南岂是“糊口经济”	樊树志
144	没有唱成的“将相和”	郑重
151	小器易盈 好问则裕	高嵩松
162	《巨赞法师全集》新收信札录文订误	高山杉
168	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二十五)	林达
174	“不思量，自难忘”——怀念柳存仁先生	刘梦溪
183	从柳雨生到柳存仁	高克勤
187	“情书一捆”的隐与私	饶佳荣
193	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	王晓渔
199	梦忆里的梦呓	汪荣祖

■ 笔记 & 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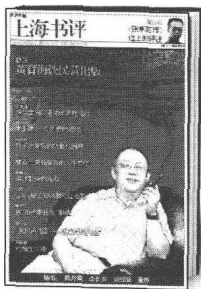
- | | | |
|-----|------------------|-----|
| 217 | “觉风声雨影……犹在襟袖间也” | 李公明 |
| 219 | 约翰生三传 | 乔纳森 |
| 221 | 风雨故人来 | 董 桥 |
| 224 | 学历的今昔物语 | 李长声 |
| 226 | 摄影没有真理 | 陈丹青 |
| 230 | 漫说《聊斋》 | 刘绍铭 |
| 232 | 不要光是问……黑夜还有多长 | 李公明 |
| 234 | 小看 | 小 宝 |
| 237 | 为什么侯王不是天下的道德楷模? | 刘军宁 |
| 240 | 接下来播放的音乐是…… | 张惠菁 |
| 241 | 《居易堂集》可比《心史》 | 陈福康 |
| 245 | 追月 | 迈 克 |
| 247 | 这个游戏的名字是人性 | 赵毅衡 |
| 250 | 悬挂在历史及社会政治之网上的…… | |
| | 蜘蛛 | 李公明 |

253	《狼厅》与莎士比亚	乔纳森
256	名著有瑕疵	韩 东
258	烟壳毒咒	沈宏非
260	“肥税”可以缓行矣	林行止
263	何时才能够充实我写画的自由呢?	傅月庵
265	“现在轮到我们……喂他们吃麦秆了!”	李公明
268	世界末日	小 宝
270	和写书的那个人见面,还是不见	张新颖
273	忝为“学徒”亦为“门生”	陈仲玉
275	怀念柳先生	董 桥
278	《风雨谈》之“现代女作家书简”	谢其章
281	后记	

访谈 & 口述

黄育海谈民营出版

舒 萍



今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行业改革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首次在法律上承认了民营出版的合法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民营出版持续近二十年的地下状态。而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读者手中的相当一部分图书其实都是由民营出版企业参与制作,虽然使用的是国营出版社的抬头。改革开放三十年,出版行业可能是改革最严重滞后的几个行业之一,《指导意见》虽然给予民营出版公司合法身份,但它们依然没有得到国民待遇身份,具体而言就是没有版权或者说中国特色的书号,对后者动手可能将触及整个行业的既得利益者。这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不无相似之处。渴望获得国民待遇、希望与国营出版社公平竞争、获得国家一定政策经济支持、憧憬似乎美好的资本市场、拓展新出版市场和出版转型……这是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育海与许多民营人士正憧憬着、努力着的。

民营出版已经是我国出版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行业改革指导意见》,首次在法律上承认了民营出版的合法性。那目前民营出版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黄育海: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这个《指导意见》确实非常重要。二十年来,民营出版虽然存在,但其实一直处于不合法的地位,如今大家终于可以浮出水面光明正大做出版,真正意义上扩大了出版规模,认真从事这个行业。应该说,

民营出版这些年来对中国的出版行业贡献非常大。民营出版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出版了很多高质量的图书。从理论上来说,任何公民都有出版自由,所以民营出版企业跟其他民营企业一样,都是我国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的民营企业提供了总就业的百分之八十,民营出版企业提供的出版就业数可能没有那么多。但它们出版了更多畅销的、高品质的图书。从总体来说,民营出版企业所占的份额并不多,大概占市场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但是民营出版企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在市场上贡献的畅销书的书目比较多,这跟民营出版企业更多地关注市场有关。民营出版企业在市场上的手段和机制更加灵活。所以,合法化对我们非常重要。

但我认为,《指导意见》对我们来说还不够,因为它并没有真正把出版权(也就是书号)给予民营。从理论上来说,国家应该允许民营企业真正全面进入出版业,但实际上不是。其实,没有理由不给予民营出版真正的出版权。传统的说法是,民营出版会对国家意识形态产生威胁,但事实并不如此。一些好的、大的民营出版企业这些年并没有发生出版事故,相反某些国营出版社却屡屡犯事。所以,说民营出版威胁意识形态安全,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文化意识形态安全和所有制形式没有必然关系,它只跟出版团队有关系。我认为,如果谁发生了出版事故,不管是民营还是国有,都应该为此倾家荡产。但现实是,为什么国营出版屡屡出事故?因为出了问题的国营出版企业并没有因此受到严厉处罚,最多只是撤换领导人,换个职位而已。

现在出版权不放开,特别是不给予民营出版企业,结果就是让每家民营出版企业都得和国营企业进行合作,简单地说就是取得出版书号,代价就是民营企业要把一部分利润切给它们,其实就是增加民营企业的成本,这不利于民营出版的发展。同时,国营出版企业中也会滋生出一些寄生虫,依靠书号交易不劳而获。所以我认为,总署应该给予民营和国营同等地位。

在我看来,在出版行业给予民营企业出版权是正常趋势。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完全是可以解决的。

除了政策法规,民营出版在流通领域也受到一些制约。

黄育海：这是所有出版企业都面临的问题。由于国内书价太低，使得所有书店都很难经营，各种类型的小书店在不断萎缩。比如上海，你很难找到五十家、一百家像样的书店。而同样人口基数的大城市如纽约、东京、伦敦，都有两三千家书店。因为书价低、地租高，书店就少了，这给所有出版企业都带来困难。书出来了，在哪里卖？从物价上来说，书价的增长远远低于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图书的低定价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对知识的不尊重。我们的图书价格是根据纸张来定价的，书越厚越贵，而不是知识含量越高越贵。这就造成真正有学术价值、文化价值的书很难出版。中国每年出版的图书有二十七万多种，已经超过美国了，但是实际上真正有价值的书不多。一方面读者正常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大量粗俗的读物面世。主要原因是书价过低造成。

现在民营出版企业的相当一部分利润被国营出版企业拿走，所以它们的利润更薄，为了维持生存，它们中一些人不得不唯利润、唯畅销书论。但假定说，书价提到一定高度，像台湾那样，一本书印刷两千五百册就能保本。因为现在首版两千五百册肯定会亏损，民营企业亏不起，国营企业也亏不起。

但我注意到，近一年多来，不少有实力的民营出版企业纷纷与国营大出版集团合作，例如在业内非常有影响的共和联动都与凤凰出版集团进行了深度合作，你怎么看？

黄育海：现在的民营出版企业和国营出版企业各有自己的优势，民营出版企业在体制上比较灵活，它以生产力发展为第一要务，有利于出版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他们活力的主要方面。而不像有些国营出版企业，人浮于事、互相扯皮、政绩工程等。

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这首先是一种进步。国有出版企业资金实力比较雄厚，而民营出版企业比较灵活。现在做得比较好的民营出版企业，包括我们自己，都在寻求与国营出版的合作。实际上无论从人才还是资源来说，真正有实力的还是在国营出版企业里面。民营出版企业与国营出版企业合作是寻求发展的一条很好的出路。民营企业对市场的敏感、机制的灵活性与国有企业的资金实力、出版权、人才储备结合起来，是一种双赢的策略。在这个过程中，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要保持双方的优势，

发挥双方的优势,而不要对立起来,不要变成劣势互补。

但民营出版也并不是无可指责的,您认为民营出版企业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黄育海:由于民营出版原来处于半公开、半地下、半不合法状态,所以确实有部分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有急功近利的心态,就想着做本畅销书赚笔快钱再说,没有长远打算。再说,人才储备也有问题,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但是如果给民营出版以出版权的话,它就会有长久的品牌意识和企业形象意识,急功近利的倾向会得到控制,从业人员的素质也会得到改善。所以关键还是要解决出版权的问题,这是政策体制造成的。

给民营出版企业一定的出版权,这是应该的,但是,进入出版行业也应该有一定的准入门槛。现在准入的门槛是很低的,因为反正是与国营出版合作,所以反而谁都能干,确实有良莠不齐的情况,有很多趋利的行为,导致不少不良读物的产生。所以尽管是民营企业,也是需要国家加强监管的,图书申报程序,也必须经过新闻出版署。整个一套图书出版许可的审批程序,也应该与国营出版企业一样。这样可以保证民营出版既能健康发展,同时也能尽量避免一些混乱情况的出现。

那么您认为这个准入门槛需要哪些条件?

黄育海:可以有两个门槛,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从业人员的上岗资格考试制度。这两个条件是最基本的。同时,是否给予民营出版资格,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可以给两三年的试验观察期。看看其出版物是不是有特色,是否能为繁荣出版做贡献,而不让那些非专业的、完全唯利是图的民营企业进入出版行业。只有出版业真正成熟了,才可以放开。放开之后也要监管,如果犯事以后,也要让他倾家荡产,关门大吉。

我对民营出版企业的一个观察结论是,目前的民营出版企业都有与外资合作的计划,但目前外资还无法直接进入中国出版市场,您觉得目前外资对国内民营出版有影响吗?

黄育海:因为是市场经济,民营出版选择与国有企业合作还是外资合作甚至引入国外投资人,或者相互联盟,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因为现在

文件对外资直接进入中国出版行业还有限制,所以大家的合作还有限,像我们九久读书人和国外出版企业的合作主要就在版权方面。

另外,不少相对成功的民营出版企业也有上市的冲动,这其实都涉及一个资本问题。民营出版玩得起资本游戏吗?

黄育海:我们公司就有上市的打算,计划三年内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其他几家民营出版企业也有上市打算。在出版行业里,如果有一家民营企业成功上市,我觉得将给民营出版企业以很大的鼓舞。无论是跟国营出版还是国外出版的合作,还是上市,都是资本运作,都是现代企业运作的一部分。

资本运作之后拿到那么多钱干什么去呢?去炒版权抬高版权价格?事实是,这几年因为民营出版的大胆介入版权交易,无论是原创作品还是引进产品,其版权费每年都水涨船高。

黄育海: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外行来看是炒版权,但实际上出版社的利益和作者的利益是连在一起的。假定郭敬明的小说能发到百万册的话,那给他一百万元是应该的,而不能像原来那样,不管发行五万册还是五十万册,你就只是给作者几万块钱。出版社占有大量出版利润,这是不合理的。文化是作者、学者们创造的。出版只是个媒介,是作者、学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不可能由桥梁占有大量利润。这是不对的。所以炒版权也好,不炒版权也好,之所以很多人愿意投更多的版权费,只是让出版行业回归正常、合理的利润结构。文化创造者应该拿到最高的利润,只有这样读者才能读到好的作品。

您的意思是,民营出版获得更多资本支持的话,就能更加规范整个出版行业?

黄育海:民营出版企业和资本只会让这个出版行业更规范、更具市场化,更加符合现在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是破坏这个市场。国营出版内有一些人想阻止改革,以确保它们的自身利益、小团体的利益,这是不恰当的。改革就是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出版行业也是如此。

所以,民营出版的资本运作只会让这个行业更加市场化。现在整个

出版市场是处于非常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半市场化状态,或者说还没有充分市场化,因为它是被垄断的。不充分市场化的东西肯定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所以无法满足读者对文化价值高的图书的需求;另一方面又使大量无价值的读物泛滥。

但我相信,新闻出版改革需要一个过程,总体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如果民营出版企业上市,将会在哪些方面进行投入呢?

黄育海:如果我们有这么多资源特别是资本支持,第一,要争夺更多的出版资源;第二,对网站、书友会做更多市场推广活动;第三,对数字出版、手机出版做巨大投入。

相对来说,北京的民营出版比上海的民营出版更发达些,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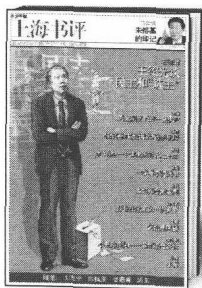
黄育海:北京的民营出版比较发达,我想这和北京的出版社数量多有关。北京各个部委出版社、大学出版社都很多;相对来说,上海的出版社没有那么多,毕竟民营出版企业是与国营出版社合作的,所以数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中央各个部委的出版社,更愿意和民营出版企业合作。这样就导致北京的民营出版更发达。其次,北京的图书市场毕竟是国内最大的图书市场,上海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出版中心。

其实,上海新闻出版局方面对民营出版还是很重视的。比如我们九久曾经得到过上海市信息委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资助。2008年给了一百三十万元作为数字出版的资助,我们的数字出版网很快就要上线,而且当时给我们的钱比给有些国营出版社的还多。2009年度,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推荐我们申请上海市发改委的第三产业引导资金,获得的希望很大。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们是少数几家得到政府资助的民营出版企业之一,上海肯定只有我们一家。 ■

(2009年10月11日)

王绍光谈民主和“选主”

石剑峰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被称为当今中国知识界“新左派”的代表。去年，一直对西方民主制度十分关注的他出版了小册子《民主四讲》。王绍光向《上海书评》强调，西方的民主实则已经蜕变为“选主”、“金主”。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建设不必一味以西方为榜样，中国的政治改革突破口也不在于建立西方竞争选举制度，更重要的是“在各个方面促进老百姓、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跟他们利益相关的事务决策过程”，“民众表达意愿，政府做了回应，民主就是这个东西”。

作为讨论民主的一家之言，王绍光先生在访谈中对西式民主的看法或有商榷之处，但不管立场左右，每一次观点争鸣都可以看作是对民主的滋养。

关于“民主”这个词，到底是从“democracy”还是“polity”翻译过来，在学术界还是有争议。您个人的观点是什么？

王绍光：民主这个词，大家都很清楚是来自于古希腊语，一般人认为在雅典最早就有民主，但是现在也有研究说可能最早并不一定在雅典。那么这个词呢？它本来是两个词根，一个是“民”，一个是“治”，所以民主就是民治。但在我的《民主四讲》中很重要一条是，民主从它诞生开始一直大概到十九世纪，它都不是“好东西”，大家都不觉得它是个好的政治形式。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古希腊绝大多数的思想家，都认为民主不是一个好东西。“众人之治”有两种，一种是

众人为了公众的利益“治”，那叫“polity”；众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治”，那叫“democracy”。所以，亚里士多德说，polity 退化了才会成为 democracy。虽然有人说，民主至少是坏的统治方式里不算最坏的。但是你要看，在亚里士多德他们的论述里，就是把民主称为“乡巴佬的统治”。从古希腊一直到十八世纪末，主流还是把民主视为一个坏东西。十九世纪开始，有些人说民主可能是个好东西，但当时还没有真正形成一种共识。

我在《民主四讲》里想回答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来自我 2000 年在耶鲁大学开的一个会。当时有一个学者提了一个问题，民主在十九世纪时有产阶级都不愿意接受，都非常恐惧、反对，拼死地反对，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接受？有产阶级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当时，我没有觉得他们找到了答案。我自己的解读还是说，这个民主虽然还叫民主，但民主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民主就是跟抽签连在一起，跟民众直接参与连在一起，所以一直被认为是个坏东西。它变成好东西的过程也是民主内涵发生演变的过程，也是民主这个词前面加修饰词越来越多的过程。我以前在《读书》上发过一篇文章叫“警惕对民主的修饰”，我不是说所有的修饰都不好，但是很多人以为把两个好词加在一起会更好。民主是好东西，自由是好东西，民主自由是更好的东西；民主 + 宪政，然后是宪政民主，还有各种各样的形容词。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到，各种修饰都是要限制民主的运用范围或限制民主实现的形式。

民主被接受、慢慢变成好东西的同时，也是民主被阉割的过程。所以今天讲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选主”，就是选出一个“主”来，跟真正理想意义上的民主已关系不大，所以我觉得“选主”更能准确描述。有意思的是，去年哈佛有个法学教授，写了篇英文文章要批评“Electocracy”，他用英文造了这个词，翻成中文就是“选主”。去年 11 月份，普林斯顿大学开过一个会，会的名字就叫“超越选主”。你要讨论民主的话一定要超越选主。会上所有人都在讲为什么仅仅有选举的民主是一种非常不完善的民主，甚至是不是民主还要另说。去年有个纪录片也叫《超越选举》。所以不仅仅是我个人，全世界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近些年，即使在西方也有很多人在谈论“民主的赤字”，讨论民主的缺陷和质量。所以，我觉得国内有一种对选举的迷信，反正讲到政府改革都离不开选举，好像有了选举就有